

孔青山的医疗音乐人类学理论模型及关键概念*

哈尼克孜·阿布都外里

内容提要 医疗音乐人类学是国际上新兴的一门交叉学科,主要关注于音乐、治疗与文化的综合研究及实践应用。本文旨在介绍该学科的创始人孔青山在他的代表著作《超越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中的音乐、祈祷与治愈》中提出的基本理论和关键概念,以期引起国内同行的批评与讨论。

关键词 医疗音乐人类学 基本理论 关键概念

医疗音乐人类学(Medical Ethnomusicology,另译医疗民族音乐学)是国际上新兴的一门交叉学科,主要关注于音乐、医学、健康、治疗 and 文化的综合全面研究及实践应用。它把医学人类学及音乐人类学(Ethnomusicology,另译民族音乐学)联系起来,在强调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并重的前提下,对音乐、文化与医学进行整体的及全面的研究。它的发展主要涵盖了医学人类学、音乐人类学及医学人文三个领域的内容。医疗音乐人类学致力于从生物、心理、社会、精神及情感等不同方面探索和理解音乐、文化、健康和治疗之间的关系。当下社会,它变得越来越重要。^① 此学科旨在为造福于人类而反省、发现、创造和应用音乐与医疗相关的研究、教学及实践的新方法。医疗音乐人类学关注的音乐是就广义范围而言的,包括音乐的无形的无数亚原子音波(subatomic fluctuations of music's soundwaves)的波动、各种宗教信仰及民间信仰体系关于音乐与音声的认识及知识、音乐的所有有形物质特质、和世界各地文化中数不胜数的音乐之利用目的、功能及其相关的行为及实践等内容。^② 像音乐一样,不同学科、不同文化和不同历史时代给医学和医疗这一术语下的定义也有差异。医疗音乐人类学对其所给出的综合性定义为:医学和医疗是给人类带来公益、健康、平衡、康复、治愈和整体性的一个领域或者方式。这个定义具有广泛性和包容性,显然不限于传统的生物医学对医学的理解。^③ 医疗音乐人类学与音乐、医药、健康、医疗及文化相关,是上述所有研究领域及应用领域的关联体,它的研究包括人们对于健康、医疗及疾病的不同信仰及认知体系,并涵盖了人们为了得到治疗、健康、保健及身心整合而援用的多种多样的综合的、互补的和替代的治疗方法及其表述行为。此外,医疗音乐人类学与科学、人文和艺术等相关学科紧密相连,聚焦于音乐和音声现象以及与其相关的行为实践及其背后的信仰体系及认知体系。医疗音乐人类学在治疗活动中扮演角色同时,还致力于构建人类关于健康与治疗、疾病与生命灾难、生命与死亡等的经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医疗音乐人类学视阈下的新疆维吾尔族萨满教治病仪式音乐研究”(项目号:17XJJC85000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新疆师范大学中亚音乐文化研究中心”招标课题“新疆南疆维吾尔族萨满教仪式音乐文化研究”(项目号:XJEDU040914C07)的研究成果。在本文修改过程中,笔者曾就相关问题与孔青山进行交流沟通,收益良多;我的好友厦门大学博士生林友德和张进对本文部分内容的修改给予帮助,特此致谢。

① 参阅《医疗民族音乐学与儿童健康新理念——专访厦门大学孔青山》,载《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② Benjamin D. Koen, *Beyond the Roof of the World: Music, Prayer, and Healing in the Pamir Mountai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0.

③ Benjamin D. Koen, “Reflec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 Medical Ethnomusicology”, 观点取自作者亲自提供的手稿。

验性知识体系文化动力学(cultural dynamics),并着眼于个人、团体及全球各个层面。^①

孔青山(Benjamin D. Koen)教授认为音乐(或音声)与医疗具有身体的、心理的、社会的、情感的 and 心灵的(physical, psychological, social, emotional, and spiritual)一面,^②其将不同文化中所表述的人类生存和经验的五个领域包含在内。此种观念可以说是关于健康、治疗与病因的传统模型及新兴生物医学模型都可推出的结论。他的理论体系致力于探索人之五方面的同步转换,他称之为(1)身体,(2)心理,(3)情感,(4)社会动态(social dynamics),(5)心灵能力(spiritual capacities)。^③在此理论当中,人的健康与治疗基于“五要素模型”,也就是说只有这五个方面的要素在体内是和谐的,人才可能真正健康。

同时,当人处于不健康的状态需要进行治疗时,治疗的目的在于使这五个要素得以平衡。^④孔青山的这一学科建立在多种学术传统及科学模型基础上,他为基于医疗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整体认识论,并称之为“音乐、健康和治疗的五个要素”,也就是生存的物质、心理、社会、情绪和心灵等因素,这些因素与音乐、健康和治疗之间是共享的,治愈在其中自然而然产生。同时,医疗音乐人类学这一领域的取向在于健康,而不是疾病。多元文化视角下的疾病病因学(生物医学和健康科学的角度)是医疗音乐人类学认识论框架的一部分,除了五个要素模型之外,它强调关注多元文化之中的关于健康与治疗的所有病因学知识。还强调将新知识服务于从事与音乐与医疗相关的研究、学习、工作的人们的利益;关注音乐治疗的文化超越(culture-transcendent)的基本原则及其过程,将其适时应用于不同文化和临床背景的人们的健康、保健和治疗。^⑤因此,可以说,医疗音乐人类学旨在为人们的健康而服务的一门研究、应用、实践和治愈包括在内的整体性范式。

关于医疗音乐人类学的代表著作有2008年孔青山担任主编并与杰奎琳·劳埃德(Jacqueline Lloyd)、格雷戈里·巴尔兹(Gregory Barz)和凯伦·布如梅里-斯密斯(Karen Brummel-Smith)合作出版的《医疗音乐人类学牛津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Medical Ethnomusicology*)和2009年出版的独著《超越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中的音乐、祈祷与治愈》(*Beyond the Roof of the World: Music, Prayer, and Healing in the Pamir Mountains*)等两部。《医疗音乐人类学牛津手册》一书主要寻求阐释构成各种音乐、健康和治疗经验的文化动力,并鼓励那些对这个主题感兴趣的研究领域的跨界对话及合作研究。在这本书中,孔青山提出,医疗音乐人类学是一个全新的综合和应用实践领域,它对音乐和音声在健康和治疗的文化和临床环境中的作用及与其相关的实践进行全面的探索。^⑥本书的内容由21篇从不同视角探究音乐和治疗问题的研究论文构成,提供了这一领域相关的基本信息。这些文章主要描述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治疗实践中音乐的使用方式和音乐与治疗的关系等问题。

孔青山在代表著作《超越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中的音乐、祈祷与治愈》中,在位于塔吉克斯坦境内的帕米尔高原地区——巴达赫尚的民间治疗仪式“玛达”(Maddah)进行的调查与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音乐-祈祷-冥想动态论(Music-prayer-meditation dynamics)、认知灵活性/弹性(Cognitive flexibility)、神经可塑性(Neuroplasticity)、共频(Entrainment)、身心灵一体化(Embeingment)和人类

① Benjamin D. Koen, *Beyond the Roof of the World: Music, Prayer, and Healing in the Pamir Mountains*, pp. 19–20.

② 孔青山称其为“健康与治疗的五个要素”(Five Factors of Health and Healing)。

③ Judith Becker, “Review: Beyond the Roof of the World: Music, Prayer, and Healing in the Pamir Mountains by Benjamin D. Koen”, *The World of Music*, vol. 51, no. 3, 2009.

④ 参阅郑艳姬、章松华:《医疗民族音乐学与儿童健康新理念——专访厦门大学孔青山》,载《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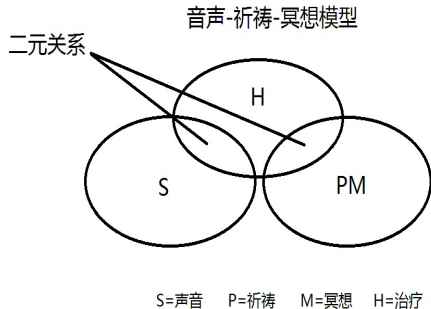
⑤ Benjamin D. Koen, “Reflec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 Medical Ethnomusicology”, 作者亲自提供的稿件。

⑥ Benjamin D. Koen, Jacqueline Lloyd, Gregory Barz and Karen Brummel-Smith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edical Ethnomusicology*, pp. 3–4.

确定性原则(Human Certainty Principle, HCP)等关键概念,并称之为法则和过程。他认为,这些法则和过程的潜在部分在于健康和治疗的五个要素——身体的、心理的、社会的、情感的 and 心灵的要素,即构成生命整体的功能要素,其相互之间有着独特的交叠。它们互相紧密交织,通过动态的、整体的运作,在人的意识中锻造出一个新的现实(new realities),从而在疾病治愈的方法和手段之间实行切换。^①

一、音乐-祈祷-冥想互动论

孔青山认为,生命与健康之身体的、心理的、社会的、情感的 and 心灵的五个要素是音乐、祈祷和冥想之独特力量的表述。“音乐和冥想头脑:关于不可言喻之科学”(Music and the Meditative Mind: Toward a Science of the Ineffable)一文中曾提到,“音乐的复杂拉格^②系统……与身心与地球的生物节律相协调”。^③但这一观点从未得到深入研究或证实,为此亦有令人怀疑之处。孔青山认为,在不同时代和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中,人们将专门的声音、祈祷和冥想作为治疗身体、心理、情感及精神等方面的疾病的一个医学干扰手段,音声的生产转化之效应和力量与文化以及宗教信仰及其实践^④的关系难分难解。虽然祈祷这一主题经常出现在民族志研究中,但其与音声的关系及对音声的作用往往未得到重视。生物医学研究也早已开始关注调解祈祷(intercessory prayer)和思想-身体之互动(mind-body dynamic),并在实验工作及案例分析中通常关注音声、念咒、歌唱、吟诵及文化等因素,但这些研究都只孤立地观察祈祷现象,只限于精神上的和宗教上的问题的提炼和分析,而忽略了对祈祷在文化实践或信仰体系中的含义及其在身心治疗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探索。^⑤ 如下的模型可清楚地展示这种祈祷与音声相分离的分析观念:



资料来自:孔青山:“健康与治疗中的音声-祈祷-冥想互动论”

孔青山对这一研究模型解释说:在音声-祈祷-冥想模型中,音乐与祈祷完全分离的,音声与祈祷被视为独立的,互不相干的成分。他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上提出音声与祈祷在治疗中相互交汇的研究模型,他的模型中音声与祈祷-冥想表现出既独立又整合的特征。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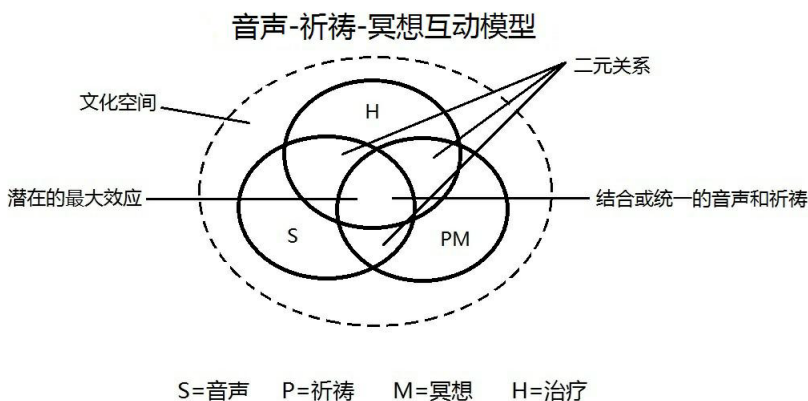
① 参阅 Benjamin D. Koen, *Beyond the Roof of the World: Music, Prayer, and Healing in the Pamir Mountains*, p. 14.

② Raga, 印度教的一种传统曲调。可参阅 Edward O. Henry, “Review: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edical Ethnomusicology”,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vol. 26, no. 2, 2012.

③ Edward O. Henry, “Review: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edical Ethnomusicology”,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vol. 26, no. 2, 2012.

④ 最先被用的实践为“祈祷”。可参阅 Benjamin D. Koen, “Sound-Prayer-Meditation Dynamics in Health and Heal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y*, vol. 1, no. 4, 2011.

⑤ Benjamin D. Koen, “Sound-Prayer-Meditation Dynamics in Health and Heal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y*, vol. 1, no. 4, 2011.



资料来自:孔青山:“健康与治疗中的音声-祈祷-冥想动态论”

孔青山的这个模型包括四个部分:音声、祈祷-冥想、音声与祈祷-冥想的结合以及音声-祈祷-冥想的统合。每个圆圈表示一个特性,但也彼此交叉,音声与祈祷的二元关系可显示在两个界域之交叉处。中心区中的音声和祈祷-冥想的融合是影响治愈的最有效参数。音声-祈祷-冥想动态论模型的设计是为探索音声、祈祷、冥想和治疗等这四个成分的效应问题,并探究其效应是基于文化(culture-dependent)的还是超文化的(culture-transcendent)。^①他认为,专业的音声、祈祷和冥想活动促进认知灵活性(Cognitive flexibility)的体验,认知灵活性是健康体验的核心能力和关键成分。

二、认知灵活性

在许多传统音乐治疗实践中,认知的特殊过程是达到治愈和意识转换目标的核心。孔青山称这种达到意识的桥接状态(bridging state)的过程为“认知灵活性”。孔青山将其定义为灵活的、载满可穿越意识之多种领域潜能的路径,^②是指“通过纵横交错的概念图景(criss-crossing conceptual landscapes)自发地创建个体知识的能力”。^③认知灵活性状态通过帮助一个人超越意识的现状——疾病,转换到意识的特殊状态——健康,从而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④音声、祈祷和冥想的操演有助于体验认知灵活性,体验治愈的核心能力及其之关键部分,^⑤在认知灵活状态之中一个人脱离眼下的不良状态,从而通过音声、祈祷与冥想驱动治疗过程并最终进入健康状态。^⑥孔青山使用“认知灵活性”这一术语来帮助读者想象转换的身体/精神过程(body/mind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认为其可以使参与者实现从病态到健康态的转换。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转换取决

^① 参阅 Benjamin D. Koen, “Sound-Prayer-Meditation Dynamics in Health and Heal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y*, vol. 1, no. 4, 2011.

^② 参阅 Benjamin D. Koen, *Beyond the Roof of the World: Music, Prayer, and Healing in the Pamir Mountains*, p. 113.

^③ Edward O. Henry, “Review: Beyond the Roof of the World: Music, Prayer, and Healing in the Pamir Mountains”,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vol. 26, no. 2, 2012.

^④ Benjamin D. Koen, *Beyond the Roof of the World: Music, Prayer, and Healing in the Pamir Mountains*, p. 19.

^⑤ Benjamin D. Koen, “Musical Healing in Eastern Tajikistan: Transforming Stress and Depression through Falak Performance”, *Asian Music*, vol. 38, 2006, 转引自 Benjamin D. Koen, “Sound-Prayer-Meditation Dynamics in Health and Heal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y*, vol. 1, no. 4, 2011.

^⑥ Benjamin D. Koen, “Sound-Prayer-Meditation Dynamics in Health and Heal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y*, vol. 1, no. 4, 2011.

于变化的开放性(openness to change),一种自我意识的放逐。他相信祈祷、歌唱和音乐的统合力量(combined forces)和认知灵活性可激励转换的意识(transformed consciousness)、身体/精神状态以及改变了的“存在”(changed “beingness”)。^① 认知灵活性被视为一系列的思维过程,它是通过潜在的不同程度的灵活性进行意识呈现及意识培育的。在这里,不仅实践、习惯和条件等是重要的要素,而且不断增长的灵活性之动力也是个绝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另外,在一个特别的环境里认知灵活性可能变得僵化。比如说,教育中,认知灵活性标志着一个孩子从一个熟悉的领域向一个新的或不同的领域实现知识转移或技能运用的程度。即一个孩子学会尊重父母,然后其行为在不同的环境中转换为对老师的尊重。然而,认知灵活性不仅仅限于尊重父母和老师,认知灵活性的空间还必须进一步扩展,技能或知识的应用空间是多维多样的。^② 在孔青山的理论概念里,音乐促进认知灵活性并能创建一个新的意识结构,这种意识结构中产生的全新的认知环节能传达某种特殊的联想,这种连接和联想促进生命体从疾病状态转换到健康状态的过程。这个转换过程与大脑的神经可塑性能力密切相关。

三、神经可塑性

“神经可塑性”能力是动态的,高度灵活的。它依赖于个人的文化联想,基于生命个体之身体、心理、社会、情感和心灵等领域并连接于认知环节。孔青山强调对身体从疾病转换为健康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种社会含义及潜能,即,一种神经可塑性——认知灵活性动态的串联。它是在社会互动形态中用身体来表达的认知灵活性之所以可能的关键点,因为它对身体从疾病转换为健康的过程持着互动态度,并且是一个构成思想整体性的基础,其思想是“具身化的思想”(embodied mind)。他认为,认知的神经生物性并不只是在一种身体活动、社会互动和生态环境等空间之中的存在,也不仅仅支持和促使认知灵活性及其发展,而且与这些要素紧密地相互交织,形成一个动态的整体——“我们不只是用我们的身体来生存,而我们使用他们来思考”。因此,通过音乐、祈祷与冥想来使用思考的身体(thinking body)可以打开一个对自我的更深理解和不同人们及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理解的路径,从认知转换的集体努力(collective endeavors of transformation)中开辟出一个精神导航和整体社会认知的领地。然而,由于认知和神经可塑性与理智(mind)、特定能力和信念的识别力密切交织,打开新视野的可能性和对人类潜能的把握就不只局限于科学领域或基于身体的或神经生物学的专门知识,而且关涉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宗教和哲学信念、信仰因素、世界观、本体观以及个人和社会的福祉等方方面面的观念。倾向于接受这种认知灵活性及改变的潜能(potentialities for change)的人,如敏感的文化研究者、人文主义者(lovers of humanity)、世界公民,或者具有跨文化的丰富经历的人,会将其作为生活中一种不可或缺的魅力。他们善于在社会整体中看到自己或失去自己,并对新知识和新发现充满期待,从而完善自己,在求知求变中彰显知性之美和反省之德(亦即存在的自反性——a reflexivity of being)。^③

四、共频

音声、祈祷与冥想实践的参与者的经验可以共享并被一个指导原则所解释,所操持的音声、祈祷与冥想实践应该匹配于参与者所具有的能量(energy)。如果一个参与者缺乏活力,音声-祈祷-冥

^① Judith Becker, “Review: Beyond the Roof of the World: Music, Prayer, and Healing in the Pamir Mountains by Benjamin D. Koen”, *The World of Music*, vol. 51, no. 3, 2009.

^{②③} Benjamin D. Koen, *Beyond the Roof of the World: Music, Prayer, and Healing in the Pamir Mountains*, p. 22, 21-22.

想应该与此状态相匹配,并渐进过度到较高水平的能量状态。同样,如果参与者在中等或充满活力的状态中开始行动,音声-祈祷-冥想应该在同一能量基础上开始。^①孔青山将这种能量的同步性称之为“共频”。生物音乐学(biomusicological)意义上的“共频”指的是生物体与外部节奏的同步状态,通常在与其它生物体的社会性互动之中产生。例如,萤火虫的闪光、蚊子翅膀的飞动以及人类音乐和舞蹈(如踢踏舞)等。^②共频是一种自然法则,其法则最初于17世纪60年代中期由著名的荷兰物理学家克里斯蒂安·惠耿斯(Christiaan Huygens)提出。他曾记录过两个或多个摆钟的一个物理实验:它们在一个近距离放置的短暂的时间内变为共频或同步状态至彼此离远为止。这一法则不只限于物理或机械领域。当注意力集中于意识的较高状态(higher state of consciousness)或健康时,“能得到一种较高自我和较低自我之间的接近性状态”,随之发生统一化过程或共频状态。因此,在经验、情感和精神领域中,共频能够提供具有解释力的了解能量的无形和有形运作(tangible and intangible movements of energy)的相互关联的概念性框架。其概念性框架是音声和祈祷-冥想活动的不可缺少的部分。^③孔青山借用精神上的共频来表明巴达赫尚民间治疗行为中的(意识)转换的某种动态,他认为这种共频可体现出与物理上的共频相同的合拍原理,但无法对它进行物理测量。共频的物理和精神特征是指较强的节奏、震动或能量使得较弱的一方从属于自己。传统的治疗环境中,这种共频过程表现为参与者将较低自我(lower self)的较弱能量屈服于较高自我(higher self)的较强能量。他分析塔吉克斯坦巴达赫尚的“玛达”仪式的治病过程发现:“玛达”活动的参与者试图进入一个纯净的意识状态以求超越物质世界并实现自我转换或遗弃较低自我(lower self),全身心地投入精神/心灵活动,求得精神共鸣,将肉体带入精神之中,让肉体不再是孤立的存在着。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身心灵一体化过程”比“具身化”概念更适合于用来描述“玛达”对精神与智力、肉体、情感以及自我的心灵和超自然意识(metaphysical aspects of self)所产生的积极性改变和效应。^④

五、身心灵一体化/身心灵合一

孔青山将这种意识转换过程中所产生的身体、心理、情感和心灵之相结合过程称之为“身心灵一体化”,另称“整体的具身化”(Holistic Embodiment)。“具身化”指的是通过智力、身体、精神或心灵,内在化的或体现出的美德、积极思想和精力而产生的一种人类生命体的转换过程。^⑤他认为,不同的音乐形式和实践促进认知灵活性从而达到疾病的愈合和身体的康复状态。音乐的内在性的意义在于其作用并不局限于身体,也包括生命和存在的其他因素。因此,比起用“具身化”一词(或概念)孔青山更喜欢使用“身心灵一体化”一词(或概念)来强调音乐能够激励认知/意识灵活性网络结构的深度和广度。^⑥在他的解释中,“身心灵一体化”是指一个吸收正能量的过程,而“身心灵

① Benjamin D. Koen, “Sound-Prayer-Meditation Dynamics in Health and Heal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y*, vol. 1, no. 4, 2011.

② Benjamin D. Koen, *Beyond the Roof of the World: Music, Prayer, and Healing in the Pamir Mountains*, p. 21.

③ Benjamin D. Koen, “Sound-Prayer-Meditation Dynamics in Health and Heal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y*, vol. 1, no. 4, 2011.

④ Judith Becker, “Review: Beyond the Roof of the World: Music, Prayer, and Healing in the Pamir Mountains by Benjamin D. Koen”, *The World of Music*, vol. 51, no. 3, 2009.

⑤ Benjamin D. Koen, “‘My Heart Opens and My Spirit Flies’: Musical Exemplars of 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 in Health and Healing”, *ETHOS*, vol. 41, no. 2, 2013.

⑥ Benjamin D. Koen, “‘My Heart Opens and My Spirit Flies’: Musical Exemplars of 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 in Health and Healing”, *ETHOS*, vol. 41, no. 2, 2013.

分离化”(disembeingment)是指缺乏正能量,如同缺失光明的黑暗。同样,如果一个人不在身心灵合一或前进的过程中,他就在身心灵分离或退化的过程中,后者使人远离美德以及符合道德准则的思想和行为。^①身心灵一体化是一个集中注意力(attending)的过程,使意义内在化(internalized),并呈现已内在化的意义(manifesting),即:注意力-内在化-呈现(attending-internalizing-manifesting)。重要的是,这一过程涉及精神方面在内的自我的所有方面,自我的精神面通常排除具身的学术概念化。因此,整体的具身化或身心灵一体化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个目标。^②

此外,德文郡·欣顿(Devon Hinton)也发现,文化使用各种手段来促进特定的心理能力。认知能力对于个人的健康和成就以及社会的繁荣极其重要。这些能力可能通过身体的各种技术、仪式及音乐逐渐灌输。各种文化实体和实践是人们具身、记悉和治病的启蒙和记忆术。某种文化中的治疗仪式可能使用多种技术来灌输那些能力促进它的具身化和精神化(enmindment)以及身心一体化。文化中的治疗仪式可能使用多种技术来灌输促进具身化和精神化以及身心灵一体化的能力。^③通过这样的记忆技术,认知灵活性趋于具身化(embodied)并转化成为身心一体化和文化价值观的一部分。这些记忆技术治疗方法迫使个体通过创建一个记忆模板,根据各种行为模板来记忆这种灵活性(to remember to be flexible)。如果个体认为自己处于某种社会处境或困境之中,这个行为模板将被激活,它会有一个启动效应。通过这种方式,一个自我形象(self-image)的灵活性行为模板即灵活性记忆网络(flexibility memory network)将被激活。仪式是一个场所,这个场所里,关键认知能力通过多个表象模式以高度浓缩的方式表达出来。它通过教授这些技能来进行治疗。^④孔青山认为,在这种传统治疗实践过程中,通过音乐-祈祷-冥想的互动、认知灵活状态、大脑可塑性能力的激活以及共频和身心灵一体化,意识的不确定性中出现一种确定性意识状态。他将此种确定性意识称为“人类确定性原则”。

六、人类确定性原则

人类确定性原则(Human Certainty Principle, HCP)理论,是孔青山在海森伯“不确定性原理”(Heisenberg Uncertainty Principle)的基础上提出来的。1927年,德国物理学家海森伯(Werner Heisenberg)根据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特征,总结出了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认为一个物体的位置和速度是不能同时被精确确定。^⑤换言之,自由粒子的动量不变,自由粒子同时又是一个平面波,它存在于整个空间。也就是说自由粒子的动量完全确定,但它的位置完全不确定。又如单色正弦波频率完全确定,但延续于全部的时域。频率确定,相当于粒子的能量完全确定,但时间完全不确定。动量与位置不能同时确定,能量和时间也不能同时确定。^⑥这成为了现代物理学的核心成就之一。孔青山的“人类确定性原则”认为,人类的意识中存在某种不可名状的对不确定事物的“确定性感知”(certainty or knowing)状态,它被认为是人的行为的决定性(或必然)因素;这种“确定性感知”状态的意识,与实际的治疗操作相结合,最终形成了人对治疗的体验。人类确定性原则普遍表现为“直觉的体验”(experience of intuition),即人的内在心声、感觉或心灵,影响着其对特定

①② Benjamin D. Koen, *Beyond the Roof of the World: Music, Prayer, and Healing in the Pamir Mountains*, p. 115, 114.

③④ Devon Hinton, "Healing Through Flexibility Primers", in Benjamin D. Koen, Jacqueline Lloyd, Gregory Barz and Karen Brummel-Smith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edical Ethnomusicology*, p. 122, 158.

⑤ (美)克利福德·A·皮克奥弗著,何玉静、刘茉译:《从阿基米德到霍金——科学定律及其背后的伟大智者》,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74页。

⑥ 马瑞霖:《量子密码通信》,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4页。

情境下的正确答案或路径的判断与接受。^①或许,我们将健康和治愈视为统一(unity or oneness)的单元体,会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每个人都具有一种先天的健康和整体性(wholeness)状态(ever present already given condition of health)。这是一种超越时空维度(placeless and timeless dimension)的状态,即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永恒性。^②由此看来,“人类确定性原则”也是一种文化超越的基本原则。民间的医者也开始注意到现代量子物理学的不确定性原理,并认为在这种可能性的动态状态中,人身体上的物质性要素和直觉的体验,将会莫明其妙的与人的意识相连接;而当一个人完全投入到治疗的过程中去的时候,这种连接将促进治愈的发生。^③这一概念的核心是,人类的治愈潜能(healing potential)是存在的,并且会在必要时自然地发生,不受特定的时空限制。正如海森伯不确定原理显示,观察者的注意力即使在最为严密控制的环境下依然能够以不可预见的方式,对结果产生重大的影响。^④可见,在任何背景、任何环境下,所有参与者对治疗过程的关注及其信念,都在治愈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孔青山的确定性原则认为,人类本质上是精神性存在(humans are essentially spiritual beings)和躯体性存在的合成体。当心灵深处的精神力量(spiritual capacities of the soul)投入到实际生活中时,人类意识中的“确定性感知”属性(the attribute of certitude or knowing)将表现出具体的状态。孔青山解释到,人类确定性原则所暗示的确定性,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存意识的体现,而仅仅是人自身与生俱来的“完整的统一体”(unity and wholeness)特质所展现出的一种“较高自我”(higher self)状态,是人类“爱”的无边界范式的一种体现。他进一步解释到,人类确定性原则通常与那些文化超越(culture transcendent)原则,即音乐-祈祷-冥想之互动、共频、身心灵一体化、神经可塑性和认知灵活性等原则,是相辅相成的。如,在适当的时机传播合适的音乐,通过人类确定性原则网络(fabric of the HCP),可以使人的本体论(ontology)、信念、意识思维及行为方式得到合理的互动、整合与巩固,让任何一个愿意接受这种精神层次意识互动的人产生变化。对可能治愈的坚定信念,是激发人们进行各种形式的祈祷、音乐、冥想等日常意识和行为实践(daily action)的关键因素。因此,人类确定性原则的确定性感知,与人类的信念力(capacity of belief or faith)是息息相关的。^⑤期待能导致治愈,即:“在不同形式的传统治疗中……医者、病患者和群体成员精神领域的治愈意向和治愈期待,将导致特定的治疗效果”。^⑥当然,学术界对此存有争议。

心灵认知(spiritual cognition)是一种动态的连接器或是通道,通过它可以激发出“无所不在”(placeless/timeless realm)的治愈力量(healing energy)。尽管日常生活的认知往往具有短暂、狂热、受约束或者散乱的特征,但那些传统治疗活动,也导致了人们认知灵活性(cognitive flexibility)的产生,进而激发出人们思想和心灵的开放、专注和平静状态,并在持续不断的学习和熟悉过程中使之成为常态性认知(normal cognition),最终转化为自觉性的心灵自强认知。^⑦孔青山所要强调的是,健康应该是一个人达到身和心整体平衡的状态,而疾病的产生通常是和人的身体、情感、心灵与精神状态之间的失衡有关;像在原子粒子的物理变化和运动中存在无形的不确定性(intangible uncertainty)一样,人类的潜意识中也存在一种无形的确定性,并且可能与治愈的过程有关,因此,通过挖掘这种关系,或许可以实现治愈的目的。

① ② ③ ④ ⑤ Benjamin D. Koen, *Beyond the Roof of the World: Music, Prayer, and Healing in the Pamir Mountains*, p. 182, 181, 181, 181 - 182, 184, 192.

⑥ Edward O. Henry, "Review: Beyond the Roof of the World: Music, Prayer, and Healing in the Pamir Mountains",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vol. 26, no. 2, 2012.

⑦ Benjamin D. Koen, *Beyond the Roof of the World: Music, Prayer, and Healing in the Pamir Mountai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83.

四、结语

概之,在孔青山的研究中,人是身心合一的生物。健康指的是一个人达到身心平衡的状态。音乐常被描述为将身和心相连接的桥梁,是治疗仪式或实践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具有平衡身与心之关系的功能。音乐的此功能通过一系列的身心转换过程才能实现。他提出,人的意识中有较低自我和较高自我两种状态,如果某人能顺利地完成了从较低自我到较高自我的转换过程,就将得到治愈。在这个过程中,音乐-祈祷-冥想行为激励认知的灵活性,有助于认知灵活性的体验。在这种体验中,音乐创建一个新的意识结构,在其之中神经系统塑造出全新的认知环节,继而成功地发挥出神经的可塑性能力。在神经系统对事物和自我认识的重新塑造过程中,参与者将较低自我的较弱能量屈服于较高自我的较强能量,完成“共频”的过程,并通过其超越物质世界进入一个纯净的意识状态并脱离较低自我,完成身心灵一体化的过程。在这些意识的转换过程中,出现一种确定性意识状态。这种确定性是对“健康”的确定。人类天生就具有着健康状态,人的治愈潜能可以不受特定的时空限制在必要时自然地发生,继而,人身体上的物质性要素与人的意识相连接,人体转换到健康状态。他认为,在治疗过程中,参与者对治愈的信念和期待在促进意识转换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关于音乐和治疗的理论解释可以超越文化而应用于不同人类群体,但是具体、系统和详细地应用方法和步骤还未能够得到研究。医疗音乐人类学的研究目标是探索可应用于全世界人类健康的文化超越原则,旨在探索科学和宗教间的关系,并对今后音乐、健康和治疗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为全人类的福祉而服务。孔青山探讨的那些主题,即音乐-祈祷-冥想互动论、认知灵活性/弹性、神经可塑性、共频、身心灵一体化和人类确定性原则等法则和过程互相紧密交织,并通过动态和整体之中的运作在人的意识中锻造出一个新的现实从而激发人类与生俱有的治愈信念;这些过程或原则是可应用于其他文化语境中的人们的利益。他的这种文化超越原则对道德与文化相对主义提出了挑战。

孔青山提出的基本理论概念中音乐是最基本也是最为关键性的因素。虽然在人类学家关于世界各地传统治病仪式的民族志调查记载中,关于音乐治疗的资料很丰富,但是大多数集中于音乐的本体研究方面。而音乐、治疗与文化之关系的探索不是很多,有的也不将音乐、治疗与文化结合到一起进行分析。学术界往往不认真对待或者无意识中忽略音乐在一个特定文化语境治疗空间中的独特角色。孔青山的理论折射出音乐、治疗与文化的紧密关系,弥补了音乐治疗研究领域的缺陷。在民间传统医疗活动中音乐是被给予患者的一种“医药”。这一“医药”是当地群体文化选择的结果,如果它不符合接受治疗者的文化审美观,这一“医药”很有可能失去它的特殊的身份、角色和作用。在一个特定文化中,这些音乐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什么样的人才能有效果?这些音乐包含的多少治疗因素能跨文化地运用到其他人群的健康?这些问题令人深思,需要进行认真、系统与科学的研究。与其相关的研究是医疗音乐人类学研究中具有深远意义且任重道远的一项任务。

Abstract Medical ethnomusicology is a newly emerged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hat focuses on comprehensive research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music, medicine, health, healing and cultur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asic theory and key concepts of professor Benjamin D. Koen's book, "Beyond the Roof of the World: Music, Prayer, and Healing in the Pamir Mountains."

(哈尼克孜·阿布都外里,博士研究生,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厦门市,361005;讲师,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乌鲁木齐,830054)

[责任编辑:周旭芳]